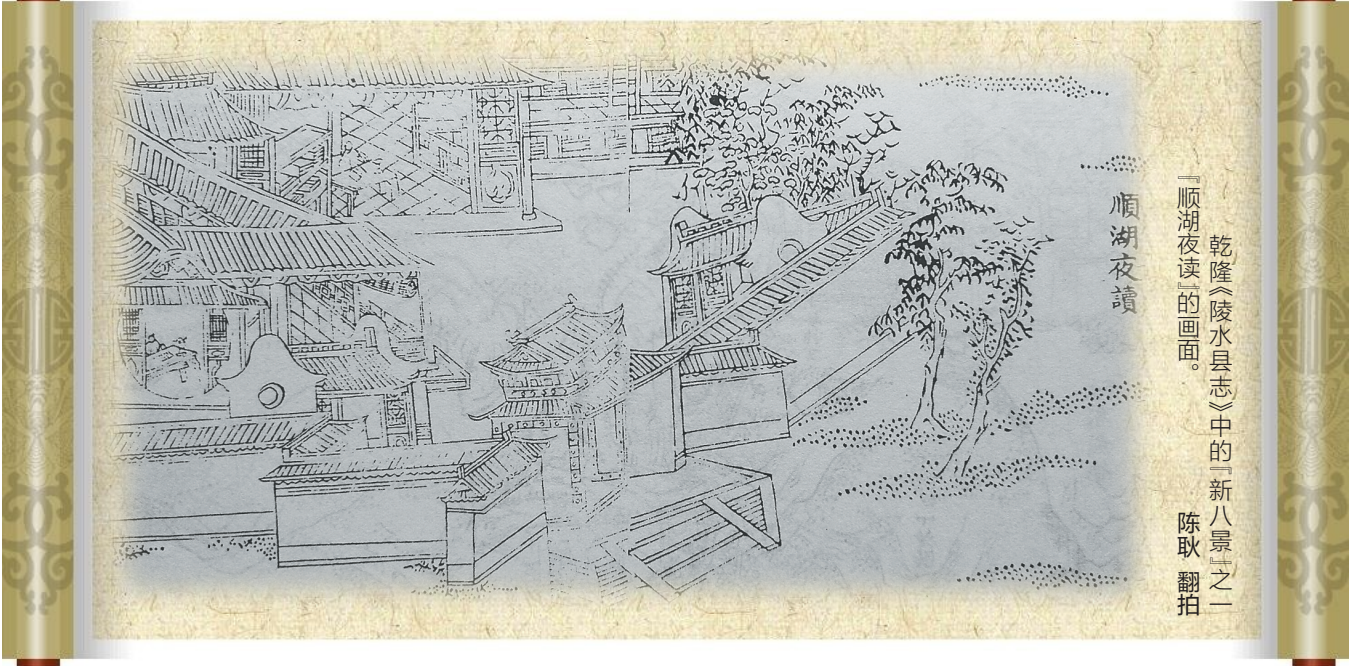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座书院如何成了陵水新八景之一？ 顺湖夜读 生徒济济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李艳玫 通讯员 岑明道



“十年课读冀成功，夜雨西窗烛影红。槭朴菁莪沾雅化，士林无地不春风。”清代乾隆《陵水县志》中，有好几组“八景诗”和“新八景诗”，这首《顺湖夜读》是“新八景诗”中的一首，作者是曾日景。乾隆戊子年(1768年)，他参加顺天府(今北京)乡试中举，成为清代陵水县的第一位举人。曾日景可能是顺湖书院走出去的优秀学子。

知县顾芝建书院

乾隆十八年(1753年)，江南长洲(江苏苏州)人氏顾芝赴任陵水知县，目睹当地未有一家书院，慨叹文教难兴，于是率领一众官吏捐款筹建“顺湖书院”，以便教授陵水学子，振兴当地教育。

从顾芝传世的《建立顺湖书院碑记》可知，他在来琼任职之前，曾在广东的雷州和封州为官达八年之久，每每想到进入清代以来琼州“甲第寥寥，而万、陵尤鄙陋”，心里很是不安，而前朝的丘濬和海瑞风度犹存，尚可追忆，何况陵水明代就有陈初(永乐九年举人)、曾忠(永乐十二年中举)之辈科甲题名，更有廖纪官至吏部尚书，为何至今不再有一人呢？心想“人才不择地而生，地运当有藉而灵”，迫切希望兴盛文教，但一直未能实现。

顾芝当时还兼任万州知州，1754年，他在今天的万宁扩建了万安书院，万州人士无不欢欣鼓舞，但是顾芝内心却很不安，对幕僚说他的实职是在陵水，“当必使之辉映左右而后快”。

于是，他和同僚率先捐出廉俸，发动绅士慷慨捐款，在县城东门内兴建顺湖书院。书院于1755年夏天动工，1756年春天落成，总共花费白银约二千两，有讲堂一间、上房五间、大门三间和南北书舍十八间，一切器用毕备。看见的人都说，规模宏大，学子们在里面读书完全足够了。顾芝却说，不是只图壮观，还要延请名师，召集生徒，早晚讲授经典，培养人才，让丘濬、海瑞等先贤的风范长存……

顾芝之所以将书院命名为“顺湖”，一是因循陵水的古称“顺潮县”(汉武帝

时所设)，二是想与内地著名的鹅湖书院和白鹿洞书院暗中攀比。尽管书院现已不存，甚至当年他让人镌刻的这座石碑业已无迹可寻，但是，作为地方官，顾芝的一片苦心，天地可鉴。

书院建成12年后，曾日景考中举人，倘若他曾在顺湖读书，应当是书院的第一位最大的受益者，且与顺湖书院共同成长。

瞿云魁清账捐钱

陵水历任知县对顺湖书院都倍加关注。

乾隆二十八年，即1763年，时任县令赵振铎牵头，发动县里的绅士捐银一千一百两，购置产业收租，以解决书院的日常开支经费。按当时陵水县的惯例，一两银钱折价七百文钱，也就是打了七折，因此，赵振铎等人所捐钱款实际超过了一千五百两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由于管理不善，有人侵吞了顺湖书院的资产。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十月，广东保昌县丞瞿云魁升任陵水知县，次年，他便清理书院账务，发现每年收到的租金仅有“五十八千九百四十文”，相当于白银八十两，而其余的园地也都荒芜。瞿云魁查看书院所有地契后，悉数封存在县衙，

核计租金根本无法支付师生们的开支，便带头捐出廉俸，聘请名师前来上课，让学子们得以在书院完成学业，使得“生徒济济，诵读不辍”(《陵水县志·地輿志》瞿云魁《新增八景》)。

瞿云魁不但给顺湖书院清了账捐了款，还使书院成为陵水“新八景”之一。

原来，陵水此前的“八景”为“笔锋吐秀”“双女拱峙”“溟涛飞雪”“虚谷传声”“温泉云蒸”“清潭龙伏”“月中甘露”“木墩镇流”，瞿云魁重修《陵水县志》时，发现它们的踪迹大多无法考证，而传闻又都是牵强附会的说法，不足以采信，觉得可惜之余，深感陵水胜景随处可见，便选取了县城周边风景幽雅之处，新增了“八景”，分别是“北楼晓霁”“文塔晴晖”“古社春耕”“顺湖夜读”“山亭望海”“桐港渔灯”“南城晚市”“三昧晨钟”。

当然，瞿云魁也做了一组“新八景诗”，其中的《顺湖夜读》这般吟咏：“为效鹅湖训，因悬绛帐高。诸生勤讲学，午夜尽焚膏。片刻还宜惜，三余敢惮劳？芸窗期努力，伫看凤池毛。”可以想见当年顺湖书院勤奋向学，珍惜光阴，深夜苦读的场景。

星移斗转，沧海桑田。位于陵水城内路的顺湖书院旧址，因院舍几乎坍塌，如今已全部拆除，周边以居民楼为主，道路较为窄小。据了解，解放后顺湖书院原址曾是陵城镇城中中学的校区，现作为陵城镇某幼儿园园区。几经变化，被挤在居民生活区中的顺湖书院遗址，依旧保留着书香的气息，仍然是教学用地。

曾家三代美名留

本文开头提到的曾日景，1768年中举后，当过咸安宫教习，任过河北保定县知县。按照封建社会的惯例，曾日景的祖父曾允俊和父亲曾书因此被“赠”为“文林郎”。祖孙三代都是有故事的人，在县志中均有传略。

曾家祖孙的老家在陵水亮一图，今万宁礼纪镇贡举村一带，后世将村名改为“贡举”，望文生义，先世定是出过贡生和举人。史实正是如此。

贡生曾允俊天性纯和，一门和睦，其文章人品，更是备受当地读书人推崇，可惜十年寒窗，三次乡试都名落孙山。但是科场失意并未让曾允俊心灰意冷，而是一如既往地乐善好施，热心公益。乾隆元年(1736年)，曾允俊被荐举为“孝廉方正”，《琼州府志》对此也有记载。

“孝廉方正科”是清朝特设的科举科目，依据汉代的“孝廉”“贤良方正”科目，合为一科。雍正元年(1723年)，颁诏直隶省各府、州、县、卫，荐举孝廉方正之士，赐六品章服，以备召用；随后浙江、直隶、福建、广西各荐举二人，用为知县，年五十五以上者用为知州，并规定以后每逢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。

曾允俊的长子曾书，自幼就颖异过人，其父便请名师教子。曾书也很勤勉，“文日以进”。乾隆辛酉年(1741年)就成为拔贡，参加过廷试，然后在太学读书，深得时任国子监大司成孙嘉淦(山西进士，1683—1753)所器重。

然而，曾书与父亲曾允俊一样，科考之路充满坎坷——每次考试都是冠军，但是每三年一次的乡试都折戟沉沙，几番下来，曾书便无意科场，返乡建起一座“私立学校”——清源亭，以教书为业。曾书门下生徒众多，参加各类考试皆名列前茅。他教书讲究先敦睦人伦，后讲解经典含义。

曾书还曾经在顺湖书院掌教长达八年之久，在此期间，其长子曾日景极有可能也在顺湖读书。

曾书后来还出任了广东肇庆府开建县教谕，鉴于他勤于教书，奖罚分明，颇有政绩，广东学使翁方纲和肇庆知府戴汝槐打算极力向上级举荐他，曾书却以病乞归，无心仕途。

乾隆《陵水县志》收录了曾书的一首长诗《劝顺湖诸生勤学》，如今读来，其谆谆教导之心尚能体察：“青铜本非镜，冶铸须磨莹。荡尽云间黑，皎皎似日明。邪正俱可见，妍媸无弗呈。苟不勤拂拭，尘垢已微生。而况人之性，智愚无定言。学焉乃知道，不学心自盲。嘉肴虽在列，咀嚼识和羹。高山切仰止，阶级以渐跻。岂是圣贤业，鹵莽可有成？功期十年足，读须万卷经。凡事皆忌满，腹笥独喜盈。上下千百载，庶几或令名。谓尔如不信，何以镜常清？”



顺湖书院旧址，现在是陵水一家幼儿园的所在地。 符宗瀚 摄